

當前越俄關係的評估

羅石圃

河內自統一南越以來，在外交上，即日益追隨莫斯科路線，不但無視於自由國家與它的對立，且對壤地相接、一向互稱兄弟之親的北平，也因受蘇俄影響而反目成讎，甚至刀兵相向。依此而論，越俄關係的發展，原應日益水乳交融。但何以最近新加坡認為越俄雖影同併察侵棉，然以目標不同，其衝突在所難免？此是否出於臆斷？實際上，越俄雙方的衝突，已由暗鬥進入了明爭的邊緣。現有很多跡象，都可證明新方的判斷，乃一針見血。

一、河內為何違背胡志明不介入中俄共爭端的遺言

一九七三年元月，美越在巴黎訂結「越南停戰協定」。當時華府已經承諾，如果河內確實履行巴黎協定而達成和平，將給予四十億美元援助，作為戰後的復興建設之用，經過卅年長期戰爭的越南，早已田園寥落，廬舍為墟，急需這筆龐大的美國經技支援。俾戰後的百廢待興，均能藉此着手，何況日本與其他自由國家，都將隨美國而予以經技援助。因此，當時的越共陣營，在親俄、親「華」兩派之外，又有「國家共產主義」派崛起。此派強調戰後越南對外路線，須由越南本身針對國家利益而決定方針，並非任何友邦所可能干預。此顯然是為了排除蘇俄與中共對河內互相拉攏而發，並已由議論而形成了組織與行動。

然而，河內仍是撕毀了巴黎協定，並以武裝席捲南越。這便等於自甘放棄了華府所承諾的龐大經援，而種下了蘇俄勢力深入越南的惡果。就裝備補給而言：河內在停火協定後再發動大規模戰爭，必須仰賴北平與莫斯科的支補，惟當時中共已對華府保證促使河內履行停火協議，故其軍援已迅速降低，致使河內最後席捲南越之戰。全賴蘇俄單獨支援。若問越共何以不惜違背胡志明的遺言——面對蘇俄與中共之爭，必須地位超然而不偏不倚——而居然偏向莫斯科？且無視於觸怒華府而斷送了龐大的美援，及

喪失「國家共產主義」所強調的獨立外交立場？

此中因素，固然很多，而最重要的，顯然是克宮利用河內慌於北平與華府已有默契的恐懼心理，而使越共甘心就範。周恩來曾於巴黎協定簽字前夕，表明此後將有三個越南，美國都將一體承認^①。言下之意，即指出了南越將由西貢與「南解」劃地平分，各與河內分庭抗禮。河內既怕「南解」脫輻自主，又恐中共勢力伸入「南解」、寮棉而使其陷入包圍之中，故對克宮願意支援其重燃戰火以席捲南越，欣然接納。然而站在蘇俄的立場，此不但在印支排除了美國的殘餘勢力，且可使原由北平哺育而壯大的越共，一變而進入莫斯科的掌握之中。回顧河內偏向莫斯科的起步，固然是出於克宮的老謀深算，其實也是美國與中共謀求聯合制越所開啓的契機。

至於越共內部此一期間，既然已形成了親俄、親「華」與「國家共產主義」三派鼎立，何以竟能同意採取親俄立場？要回答此一問題，須先了解中、越共間的利害關係。一般而言，越共從掀起反法戰爭開始，雖處處都須仰賴北平，但亦無時無刻不在提防再度淪為中共的附庸。當北平支援河內南侵以對抗美軍時，毛澤東即已明言：美國企圖以越南為基地而便於向中國大陸進軍，所以北平視越南的抗美之戰為代替中共抵禦「美帝」進侵。當美國與中共由敵對一變而成為友好時，越南在北平的份量即已相隨降低；更何況美與中共又有讓「南解」獨立的暗盤，使越共無分派系都無法容忍。可見當時河內所決定的親俄路線，乃越共領導階層人同此心而形成，不過他們並不認為從此即會墜入蘇俄彀中。

二、是誰迫使越南進一步倒向蘇俄

就巴黎協定簽署後的情況言：當時尼克森政府所切望的，是美軍全部撤離越南後，美國勢力仍能留在印支，並以大量經技支援助代替戰火，俾誘導河內採取南、羅共黨政權的獨立外交路線，與其自由鄰邦和平共存。此種用心在「季黎密談」中原已顯露端倪；越共領袖亦認為華府欲以經技援助保存美國在印支勢力的企望，正適合越南戰後建設的要求，並可平衡蘇俄與中共在印支的勢力。

一九七八年底，美越在巴黎所進行的建交談判，只剩下了四十億美元經援的名義問題。雖然美方並不同意將此款作為戰爭賠償，但由於河內創傷待復，需款孔殷，亦可能讓步。由此可見雙方建交已如箭在弦。不料此一期間，北平與華府宣佈建交，美國立即停止與越南的建交談判，蘇俄乃乘機而入，與河內訂結「俄越友好互助協定」，從而支援河內出動廿萬正規軍侵入高棉，造

註① 日本共同社V北平電、一九七三、元、十八。

成越南更進一步倒向蘇俄而無法自拔^②。

棉戰發生後，中共亦以廿萬重兵攻入越北。此一行動，雖使河內腹背受敵，不得不將遠征高棉的精銳部隊北調馳援，並使棉共潰敗部隊得以乘機集結於棉西山區，重整師干，在「東協」與北平聯手支援下反擊越俄侵略；但亦使蘇俄得償其早已垂涎而未能達成的宿願——讓其遠東艦隊得到了越南的基地，游弋於南中國海面而為越南抵抗中共進犯助威^③。

衆所週知，蘇俄在戰後盡力發展的海軍，其遠東艦隊雖十分龐大，但苦於在太印兩洋沿岸沒有停泊基地，以致在此一艦隊之中，不得不加入很多補給船。因此，莫斯科對越南的金蘭灣早已垂涎，認為正是其遠東艦隊非常理想的基地。且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期間，蘇俄從波羅的海東調的艦隊，曾經以金蘭灣作過基地，蘇俄對此一直未能忘情^④。尤其美國在越戰期間，不惜投下數以億計的美元，將此一被稱為舉世四大天然良港之一海港，建設經營，可供包括航空母艦的四十艘戰艦停泊，並在附近建有可以容納五十至一百架戰機的現代化機場^⑤。這些設備更加强了克宮對此一港灣的必得之心。

不過狡猾的越共，先以金蘭灣主權乃屬於「南解」政府作藉口，而拒絕了蘇俄的要求。克宮深知越共不會接受威逼，遂轉而誘使河內提前合併「南解」政權。無奈河內在取得金蘭灣主權後，仍然不應允出租，只許俄艦在必要時經過申請獲准後暫時停泊。至中共發動攻越之戰，河內遂不能不讓俄艦在越南各港口停泊，以便游弋於東京灣，為其助威。這又造成了中共替蘇俄向越南伸張其勢力的另一契機。

三、金蘭灣已否租予蘇俄之謎

克宮誘使河內與它訂結「俄越友好互助協定」，從而支援越共併寮侵棉，其目標固然在排除美國與中共在此一區域的勢力，而租借金蘭灣作為其遠東艦隊的前進基地，實為此一目標的核心。不過河內藉俄援併寮侵棉的目的，則在於實現「印支聯邦」的構想，俾將寮棉變為附庸，並於囊括兩國之後，挾三邦的廣土衆民，一面拉攏美國及其盟邦以取得經技援助，從事復興建設；一面與北平重拾舊歡，以避免臥榻之側的威脅。

至於金蘭灣已否租借予蘇俄？始終是一疑團。蘇俄雖曾向日本透露，此一港灣已由俄艦使用。惟河內一再否認，指出蘇俄艦

註② 「高棉易主的前因後果」、本刊、第十八卷、第五期、拙著。

註③ 「從三角關係看中越之戰」、本刊、第十八卷、第七期、拙著。

註④ 「金蘭灣——七五年滄桑與對比」、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三、廿九、第二版、施君玉撰。

註⑤ 「金蘭灣與蘇聯『啞鈴戰略』」、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〇、八、十四、第卅五版、孟浪撰。

隊進入越南海港——包括海防、峴港及金蘭灣，都必須事前經過申請，俟得到准許後方可停泊；且鄭重申明越南爲了保持獨立主權，決不允許任何外國在其領域之內建立軍事基地^⑥。我們有理由相信河內此一表明並非遁詞，用以掩人耳目。由於越南的戰火，起自反抗法國殖民者於戰後捲土重來，越共只是在爭取國家獨立的旗幟下，因利乘便而取得政權。至河內南侵，仍然是以反對西貢政府讓美軍建立基地、向「美帝」出賣國家獨立主權爲號召，方可激發抗美的民心士氣。河內既已統一越南，又那敢公然讓蘇俄建立海軍基地。

中共對越南自抗法至抗美過程中，其支援補給所投下的物資金錢，以美元計算已有兩億之鉅，在中國大陸接受過訓練和療傷治病的越共幹部，更都對中共懷有感激心情，然而河內在統一南越後，其所以斷然推遠北平，正是由於中共具有使越南爲其附庸的企圖。此即說明了越共與廣大的越南人民，無不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強權在其領域內建立軍事基地，以免再淪爲殖民地。此一立場對中共如此，對蘇俄應無不同。更何況蘇俄租借金蘭灣，勢必遭到越共親「華」與「國家共產主義」兩派的特別反對。

金蘭灣地位的重要，在於它距美國在菲律賓的蘇比灣海軍基地，只有一千公里；距橫須賀、海參崴，各爲三千五百公里；距印度洋的美軍基地狄亞哥·加西亞島，爲四千里。蘇俄遠東艦隊如果以此爲長期基地，對擁有非、日等基地的美國第七艦隊而言，在補給條件上，即可拉平，且可使蘇俄艦隊的弱點如補給必須仰賴大批附屬艦船，及由海參崴駛出時在對馬、輕津等海峽可能遭受攔阻封鎖等，獲得彌補，無怪美國軍方對此極爲重視^⑦。

更重要的，爲蘇俄艦隊進據金蘭灣以後，南中國海卽在其控制之中，不僅中共在南方的海上門戶將遭其封鎖，而日本從中東運輸原油的海道，也隨時會被其阻斷。尤其是與此相距咫尺而作爲印太兩洋門戶的麻六甲海峽，亦將落入俄艦掌握之中，使所有東南亞國家都無法脫離其威脅。河內對於這些利害情形極爲了解，自不能不顧慮到一旦金蘭灣落入蘇俄之手，勢必會觸發一場大戰，越南便將成爲戰場。無論是戰火所帶來的慘禍，或因蘇俄艦隊長期留駐而使越南淪爲莫斯科的附庸，都將使越南墜入痛苦的深淵。是以河內更不敢將此一軍港租予蘇俄。

四、賓索萬下臺的幕後

越共是最狡猾而不肯就範的。它雖由中共一手培育而壯大，但在羽毛已豐——於達成了統一南方的目標後，卽對中共反臉無情，恩將仇報。莫斯科對此極爲了解，並且深知河內向它琵琶別抱，旨在獲取支援，以實現其「印支聯邦」企圖，一旦三邦局勢

註⑥ A路透社V東京電，一九七九、四、十九。

註⑦ 「中共與越南之戰爭」，日本《中央公論》雜誌，一九七八、九月號，「匿名座談會」綜合內容。

底定，又何嘗不會挾三邦的廣土衆民與它對抗；克宮要租借金蘭灣，自亦具有以此基地控制河內異動的用心，河內對此雖然始終是推拖閃避，不過以「忍、狠、等」著名的克宮主人，並不急驟灰心，而在着眼於製造有利形勢，俾迫使河內不能不墜入其圈套之中。對於永珍和金邊，克宮則在進行直接領導陰謀，但河內也對此處處設防，以致近年來，俄越在中南半島的暗鬪，已經到達了明爭的邊緣。

上（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高棉「人民革命黨」總書記賓索萬（Pen Sovan），突然遭到了免職，宣佈的原因，為健康問題，但由於這位金邊強人，前一天尚在當衆報告其視察棉西的情形，毫無身體不適現象，可見他並非因健康問題而辭職下臺。再者，接替總書記職位的，乃是政府國務委員會主席亨桑林（Heng Samrin），更令人疑竇叢生。因為金邊集團的黨政人事，都是立場複雜，而來自「赤吉蔑」（Khmer Rouge）波特集團的亨桑林，對河內而言，其忠誠自無法與由越共一手培植的賓索萬相比。金邊既然是越南的傀儡，何以在此一人人事異動上，河內居然捨親而用疏？其實這是俄越對金邊權力爭奪的表面化，因而造成了亨、賓兩人的升沉^⑨。

棉共有兩大派系，其中之一係由越共卵翼而成，稱為「吉蔑越盟」（Khmer Vietnan）。由於在抗法戰爭過程中，這股棉共始終只能出沒於寮棉邊區，未曾伸入高棉腹地，所以在一九五四年三邦獨立時，胡志明即將此兩營棉共撤入北越，企圖於整補後，再捲土重來。至越戰興起，河內爲了假道金邊，不得不遵守施亞努不許支援棉共叛亂的要求，以致「吉蔑越盟」無法回棉。而在此一期間，高棉內部另有一股由「馬克思主義小組」演變而成的「赤吉蔑」崛起，由於得不到河內的支援，所以與越共及其卵翼的棉共互相水火^⑩。

出身「赤吉蔑」的亨桑林，原爲波特政權的棉東地區司令及支部書記。一九七八年越共首次進軍棉邊，他被迫向越共投降，繼後即成爲金邊傀儡集團的領班。金邊大選之前，出身「吉蔑越盟」的賓索萬爲副主席兼任國防部長及三軍總司令，顯示這位山河內一手培植而成的棉共領袖，一開始便掌握了金邊政府的實權，也是越共在高棉的心腹。金邊大選後，亨桑林雖得以出任國務委員會主席，地位崇高，但賓索萬則以「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兼任了部長會議主席，集黨政大權於一身，以致一般都認爲這位金邊強人，正是河內統治高棉的王牌，亨桑林的地位不久便會由他取代。

五、河內不能容許高棉親俄

賓索萬的突然下臺，究竟是由於棉人視他爲「棉奸」，迫使河內不得不任用出身「赤吉蔑」的亨桑林接替其黨權，以便安定

註⑧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一、十二、六、第二段。

註⑨ 「越棉戰爭的經緯與評估」、本刊、第十七卷、第五期、拙著。

棉人之心？還是出於蘇俄的安排，藉以拔除河內在高棉的心腹主幹？實際上此乃由於賓索萬雅不願使其祖國淪為越南的附庸，遂不惜投靠蘇俄，企圖由莫斯科直接裝備編練棉人武裝部隊，俾於侵棉越軍撤離後，可以保衛高棉的疆土與獨立主權。當然，此項構想仍是出於克宮的策劃，並非賓某的一廂情願。我們單從金邊政權所屬部隊的日益茁壯，及俄國軍援直接湧入金邊，便不難了解個中情形。

一九八〇年二月，蘇俄曾邀請亨桑林與賓索萬聯袂訪俄，同年七月，又單獨邀請賓索萬往訪。在後一訪問中，賓與蘇俄國防部長烏斯蒂諾夫作過秘密會談。基於當時賓某身任國防部長兼武裝部隊司令，他與烏斯蒂諾夫所討論的，顯然是關於金邊的建軍問題，據「遠東經濟評論」記者獲悉，在此次談判中，俄方已同意以坦克、飛機、艦艇、大砲，直接援助金邊建軍。此後金邊即有一批批的三軍軍官赴俄接受訓練，到一九八一年，便有不少軍官陸續回棉，俄援的軍事裝備武器也相隨而來。接着由第一步旅擴編的第一九六步兵師，亦宣告成立^⑩。

誠然，金邊政權建軍，以便在侵棉越軍撤退後，有武力保衛轄區，使棉東不再成為中共支援南越叛軍的基地，這對河內而言，也有好處。不過范文同也明白指出：作為接替越軍守衛高棉的金邊部隊，必須是誠心效忠河內。這才是越南對金邊建軍的首要要求，斷不能容許金邊部隊懷有貳心。上年五月中旬，駐於金磅遜的越軍，遭到了經由蘇俄裝備編練而成的金邊軍攻擊，在為期兩日的戰火中，使停泊於港灣的越南防潛艦艇被擊沉，艦上官兵都已喪生^⑪。可見由蘇俄軍援而成的金邊部隊，不但不會忠於河內，且將成為河內吞併高棉的心腹之患。

在金邊大選後，賓索萬的國防部長與武裝部隊司令職位都被解除，而由另一出身「吉蔑越盟」的陳善出任部長會議副主席兼任國防部長。這顯然是出於河內的悉心安排，其目的不僅在切斷俄棉軍事上的直接聯絡，使賓某無法作為這方面的橋樑，而且也在他示警。不過這位金邊強人並沒有因此收斂，反而赤裸裸表現其親俄疏越立場，他在黨的全代大會政治報告中，首先指出：「高棉人民革命黨」的成立，應歸功於莫斯科，而非河內；繼稱：波特政權之所以能被逐出金邊，是「我們人民的英勇、和革命英雄的果敢成果」，並非越南廿萬軍隊的功勞，他對越棉的特殊關係隻字未提，却一再號召必須加強與蘇俄的關係^⑫。

河內勞師遠征高棉，乃以實現「印支聯邦」構想為主要目標；而支援其親信掌握金邊政權，使其完全聽從河內指揮，又為達成此一目標的重要手段，如今眼看它一手培養而成的高棉螟蛉賓索萬，居然在羽毛未豐時，即企圖引俄制越，河內又安能容忍？至於賓某在軍權被剷除以後，其所以敢於更進一步與河內對抗，公然拒絕簽訂讓越南移民棉東地區的協定，顯然是得到了克宮的

註⑩ 「當前越南在高棉的處境」，本刊，第二十卷，第十一期，拙著。

註⑪ 人美聯社V曼谷電，一九八一、五、廿三。

註⑫ 「蘇越金邊的三角關係」，《遠東經濟評論》，一九八一、六、五、納福·昌達撰、香港《大公報》譯載於六、十三、第二版、路明譯。

撐腰。

六、俄人在金邊的勢力已壓倒越南

有跡象顯示蘇俄對賓索萬的下臺頗表不悅。這由「人民革命黨」中委會通過以亨桑林取代賓某的總書記職位後，河內的賀電迅即到達，而莫斯科的賀電則姍姍來遲，可資佐證。至於此一掌握黨權的職位，何以並不畀予越共的螟蛉，竟讓出身「赤吉蔑」的亨桑林接替？很顯然，這又是由於河內唯恐觸怒克宮，遂不得不作此安排，以爲緩衝。因爲亨桑林也是克宮籠絡的對象之一，在金邊通過由他接任總書記職位的當時，其本人尚在隨同蘇俄代表團訪問外蒙途中，也可想見克宮對他的青睞^⑬。

蘇俄對待越南，一向都是容忍而有耐心，自不會爲了親俄的金邊強人被拉下馬而與河內反目。不過蘇俄仍將直接拉攏寮棉，以免河內在組成「印支聯邦」後對它反噬。此項政策斷然不會變更，縱使退讓，也只是以退爲進。蘇俄受過中共對它恩將仇報的痛苦教訓，更有了河內反噬北平的前車之鑒，自不會放鬆直接領導寮棉的策略。環顧今日的金邊及其轄境的情形，蘇俄的勢力正在與日俱增，越南勢力則在江河日下。

除金邊建軍所需的裝備武器，都是直接來自莫斯科，及中上級軍官均赴俄接受過訓練而外，高棉的深水港——金磅遜港，也在俄援之下着意建設經營。自一九八〇年底開始，即有卅名蘇俄專家在此港灣從事擴建規劃。有跡象顯示，其擴建目標除使其成爲修護港口之外，並有軍事設施，及在附近島嶼建立通訊站^⑭。到了上年，已有俄艦駛入訪問，由於金磅遜港與金蘭灣及峴港，相距匪遙，無論河內對此兩大軍港已否租予蘇俄，如果克宮不顧慮越南對它叛離，便無須擴建此一高棉的港灣。如果克宮不能認定金邊不會追隨河內對它背叛，也沒有擴建此港的理由。

正由於蘇俄對高棉戰略地位的重視，所以對金邊的經技文化等援助以及工作人員，也都不經河內而直接提供。一九八一年以前，蘇俄駐金邊的不過四十餘人，到是年六月爲止，已增至四百餘名。據河內估計，從上年下半年開始，更將急劇增加。因爲有一所俄援工科大學，即將設立於金邊，所有教師都來自俄國，以俄語爲授課語言，此外尚有各式各樣的蘇俄代表團不斷湧入金邊訪問，其性質從黨政宣傳到經濟建設，無所不包，此即可反映莫斯科有意插足於金邊政權下的各個領域。而在此同時，河內派駐金邊及轄下各單位的顧問人員，已相對減少，仍然留駐的，其地位也相隨降低，此種情況更擴大了越俄雙方的矛盾磨擦^⑮。

註⑬ 同註⑧。

註⑭ 同註⑩。

註⑮ 同註⑩。

七、從寮國看俄越態勢

在寮國，俄越之間有無衝突？自越戰結束後，河內卽劍及履及派遣越共螟蛉——「寮國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凱山在永珍建立傀儡政權，並逐步迫使中共勢力退出，連「滇寮公路」沿線的中共駐軍，亦由越軍全部接防，使十餘年來一直被中共勢力籠罩的寮北，亦一變而為永珍政令所及的地區。不過蘇俄勢力也乘機而入。在寮北的瓦瓶平原，蘇俄興建了龐大的機場，附近都劃為禁區。由於當地北接雲南，東面則與北越的戰略要地奠邊府唇齒相依，此一軍用機場的建築，不僅具有威脅中共的戰略作用，對河內也有臥榻之側受到脅迫的憂惶。

自凱山政權成立後，此一山國，到處都可見到蘇俄人，這是逃出鐵幕的寮國難民衆口一詞，及外交官們一致透露的。究竟人數多少？據印尼駐寮大使米蘇符報導，永珍政府已承認共有八萬俄人在寮，且指出寮國不單是接受了大量的蘇俄軍援——包括裝備武器彈藥，且已由蘇俄爲其重組軍事力量和訓練空軍^⑮。惟據曼谷英文「民族報」報導：蘇俄駐寮使館的外交人員名單雖只有廿人，但其在寮的各類顧問專家則有一萬六千至二萬名^⑯。兩者都是一九八〇年三月間的估計。但至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永珍前衛生部長坎辛喬·辛沙提博士由寮國逃抵北平，答覆記者詢問中稱：「目前約有三千名俄人在寮，除特工人員而外，主要的，在控制寮國空軍部門……」^⑰。

就全人口不足三百萬人的寮國來說，有三千名俄人在寮，且大多在僅有的幾個都市活動，無怪一般人都感到觸目都是俄人。他們不像在寮的越南人以軍隊爲主，分別駐紮於戰略要地，且與寮人不易劃分，因此在寮俄人人數難免被人估計偏高。至於在寮俄人主要任務，乃着重於控制永珍的空軍，這倒是有跡象可以證實的。除莫斯科早就在瓦瓶平原興建了龐大的機場而外，據泰國軍方發言人宋姆將軍於一九八一年五月底，向記者透露：蘇俄應允給予寮國的卅四架最新式米格戰機，已有十六架運交寮國空軍，分別駐在永珍與變卜刺邦兩機場^⑱，這更可證明坎辛喬在北平的透露，並非虛言。

總數爲四萬人的寮共陸軍，除裝備武器都來自莫斯科而外，且已由蘇俄顧問負責改組編練。由於寮國軍民一向憎恨越人，寮共官兵亦不例外，當永珍凱山政權成立之日，寮共寮南軍區司令保年上校，便立即率部參加反共義軍，這便是越共軍無法派遣幹

註^⑮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〇、三、十九、第二版。

註^⑯ 入中央社V曼谷「遠東」電，一九八〇、三、廿五。

註^⑰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十二、十六、第二版。

註^⑱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一、五、廿九、第一版。

部掌握寮共軍的證明。經由蘇俄訓練的永珍陸軍，在越俄之間勢必偏向莫斯科，亦可由此窺見端倪。近年來，越俄在寮國雖各懷鬼胎，但並沒有像在高棉一樣的激烈爭奪。不過凱山的經常奉召訪俄，及俄國的軍經援助直接運到永珍，都顯示克宮直接領導永珍政權的步驟，已在步步推進。

八、結 論

克宮雖對河內每日必須給予三百萬美元的軍經援助，但其欲將越南置於附庸地位的企圖，則始終未能如願以償；連金蘭灣亦可能並未正式訂立租約。上年越南政府改組，依照以蘇俄憲法為藍本的新憲選舉結果，當選國務委員會主席的，並非親俄派首腦黎笋，反而是當年以親「華」派著稱的長征，此即顯示越共內部有意與中共以玉帛化干戈的人為數甚多。而政府的另一要職部長會議主席，亦仍由范文同蟬聯，其立場亦不屬於親俄派，在河內親俄與親「華」兩派勢力秋色平分的情勢下，克宮不得不顧慮其會與北平重拾舊歡，更不能不多方遷就牢籠。

雷根政府的東南亞政策，在致力使越南與蘇俄關係分開，而河內對華府前所承諾的四十億美元經援，始終有如大旱之望雲霓。最近美國退伍軍人代表應邀訪越，河內將部份美軍骨灰歸還，並表明切盼美越建交，都可說明越共在巴黎協定時所企圖的以美國勢力平衡中共與蘇俄的策略，仍未放棄。但由於華府已經表明：在越軍尚未撤離高棉前，美國斷不和越南從事建交談判^②，以致越南與蘇俄既聯合又鬭爭的局面，仍將持續下去。

河內針對克宮在印支的種種顧慮，一面要求蘇俄給予大量軍經援助，一面又不接受其駕馭控制。不過蘇俄在印支除對金邊和永珍多方進行直接領導的部署而外，對於軍港的租借，則採取了迂迴策略。換言之，莫斯科已對準河內勢在必得的西沙島，以開採石油為手段，導發越南與中共在南海方面的情勢，更加緊張，使河內不能不讓蘇俄的遠東艦隊長駐金蘭灣。最近蘇俄副國防部長兼參謀總長奧科夫訪越，且在越南的崑崙島，已有蘇俄軍事專家數百人，正在闢建海軍基地^③。而中共「總參謀長」楊得志亦幾於同時視察西沙，並從北平帶泥土到島上植樹，聲稱中共誓死保衛西沙主權。由此即不難窺見南中國海上，軍事情勢正是山雨欲來，河內又豈能不允許俄艦在其港灣常駐巡弋？

註② 入路透社V華盛頓電、一九八一、十二、廿九。

註③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二、二、十四、第廿版。